

時報出版

JOSÉ SARAMAGO

作者 喬賽·薩拉馬戈

譯者 廖彥博

謊言的年代

薩拉馬戈雜文集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獻給世界最後的批判之聲

The Notebook

導讀 / 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張錦

推薦 / 文化評論者 南方朔、小說家 高翊峰、政大新聞系教授 馮如

MASTERPIECE
大師名作坊

謊言的年代——薩拉馬戈雜文集

The Notebook

作者 —— 喬賽·薩拉馬戈 (José Saramago)

譯者 —— 廖彥博
編 —— 湯宗勳

責任編輯 —— 李筱婷
美術設計 —— 許晉維

執行企畫 —— 林貞嫻
董事長 —— 林貞嫓

發行人 —— 孫思照
總經理 —— 莫昭平

總編輯 —— 林馨琴

出版者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〇八〇三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 —— (02) 2330-616842

讀者服務專線 —— 0800-2231-1705

(02) 2330-4171-03

讀者服務傳真 —— (02) 2330-416858

郵撥 —— 一九三四一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 —— 臺北郵政七九一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 ——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 —— 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 ——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 刷 —— 鴻嘉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定 價 —— 新台幣四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800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謊言的年代·薩拉馬戈雜文集 / 喬賽·薩拉馬戈 (José Saramago) 作；廖彥博譯。—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2012.07 面； 公分

譯自 · The Notebook

ISBN 978-957-13-5596-2(平裝)

879.6

101011189

©José Saramago & Editorial Caminho, S A , Lisboa-2008-2009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 Nicole Witt e K , German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2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5596-2

Printed in Taiwan

The Notebook

謊言的年代 薩拉馬戈雜文集

作者 喬賽·薩拉馬戈 JOSÉ SARAMAGO
譯者 廖彥博

這本書要獻給在喬賽 薩拉馬戈基金會 (*José Saramago*) 與我合作的同事，特別是賽吉歐 雷崔雅 (*Sérgio Letria*) 和賈維爾 穆諾茲 (*Javier Muñoz*) 兩位。他們是在藍札羅特 (*Lanzarote*) 和里斯本，日復一日每晚守候，有時直到深夜，等待著我把寫好的短文傳送過去的人。他們也是幕後推手，將我的文章，一頁又一頁的，累積成現在這個我從未想像到的篇幅。他們是打造出我這個部落格的巧匠能人。

這本書沒有必要獻給琵拉爾 (*Pilar*)，因為自從那一天，她對我說：「有個工作交給你做，寫個部落格吧！」這部作品就已經屬於她了。

目次

導論／若你看得到，就仔細看 010
前言 019

二〇〇八年九月

對一座城市的絮語 022／向達爾文道歉？ 026／喬治·布希，或是謊言的年代 027／貝魯斯科尼和他的企業 029／普理安納斯公墓 031／阿斯那爾，神的傳諭者 033／傳記 035／離婚與圖書館 037／在表相底下 039／白色的試煉 041／如水般澄淨 043／希望與烏托邦 045

二〇〇八年十月

左派何在？ 048／家庭裡的敵人 049／論費南多·佩索亞 051／另外一面 054／回到這個議題來 055／上帝與拉辛格 057／艾都瓦多·洛倫佐 059／荷黑·亞馬多 062／卡洛斯·富恩特斯 065／費德里科·馬約爾·薩拉哥薩 067／上帝作為一個問題 070／違反人道的（金融）犯罪 075／憲法與現實 078／齊戈·博瓦基·德賀蘭達 080／施刑拷打者有靈魂嗎？ 082／喬賽·路易·山佩卓 086／「當我有所成長，要向麗塔看齊。」 087／費南多·梅瑞爾斯與其公司 089／新資本主義？ 091／問題 094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

謊言，真相⁰⁹⁶／不是戰爭的戰爭⁰⁹⁶／關塔納摩⁰⁹⁸／一百零六年¹⁰⁰／文字¹⁰¹／蘿莎·帕克斯¹⁰²／殺害一個人的關鍵¹⁰⁴／老者和年輕人¹⁰⁶／教條¹⁰⁷／R. C. P.¹⁰⁸／八十有六¹⁰⁹／活著，非常之活著¹¹⁰／洪水般湧入¹¹¹／所有的名字¹¹²／在巴西¹¹³／牲畜¹¹⁴／兩條新聞¹¹⁵／網際網路的無邊頁面¹¹⁶／活得很好的一天¹¹⁸／性教育¹¹⁹／文化書坊¹²⁰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不同之處¹²⁴／所羅門回到貝倫了¹²⁵／給任何可能感興趣的人¹²⁶／薩維亞諾¹²⁷／聖塔菲大街¹²⁹／致敬¹³⁰／巴爾塔薩·加爾松（之一）¹³¹／巴爾塔薩·加爾松（之二）¹³²／波赫士¹³⁴／最後一擊¹³⁴／話語¹³⁶／出版業者¹³⁷／加薩¹³⁸／一年之始¹⁴⁰／耶誕節¹⁴⁰／晚餐¹⁴²／太座的兄弟姊妹們¹⁴³／新書¹⁴⁴／以色列¹⁴⁴

一一〇〇九年一月

計算¹⁴⁸／不負責任的薩克吉¹⁴⁹／“No nos abandones”¹⁵⁰／從大衛的石頭到
歌利亞的坦克¹⁵²／和加薩站在一起¹⁵⁷／讓我們猜猜看¹⁵⁸／安吉爾·襲薩
雷茲¹⁵⁹／總統們¹⁶³／扔擲石頭與其他令人恐懼的事情¹⁶⁴／其他的危機
¹⁶⁵／歐巴馬¹⁶⁶／來自何處？¹⁶⁸／再談以色列¹⁶⁹／是什麼？¹⁷⁰／柯林
頓¹⁷⁰／羅德漢¹⁷²／喬華希·桑切士¹⁷²／證言¹⁷³

一一〇〇九年二月

麵包¹⁷⁶／達沃斯¹⁷⁷／銀行家¹⁷⁸／阿道夫·艾希曼¹⁷⁹／沈拜奧¹⁸¹／教
廷至上¹⁸²／席吉佛瑞多¹⁸⁴／無神論者¹⁸⁵／就像我們通常說的¹⁸⁶／中國
羽毛¹⁸⁷／家庭暴力¹⁸⁸／在我們門前死去¹⁹⁰／義大利人將要做什麼？¹⁹¹
／蘇西¹⁹²／帕可¹⁹⁴／給安東尼奧·馬查多的信¹⁹⁵／左派¹⁹⁷／公義的形
式¹⁹⁸／水獵狗¹⁹⁹

二〇〇九年三月

岡薩羅·塔瓦瑞斯²⁰²／選舉²⁰³／觀察，復原²⁰³／再一次觀察和復原²⁰⁴
／三月的第八天²⁰⁶／多羅·杜羅²⁰⁸／常識²⁰⁹／親吻這些名字²¹⁰／來自
一輛計程車裡的民主²¹²／主席女士²¹³／一位富內斯²¹⁴／狼來了！²¹⁶
／明天就是千禧年²¹⁸／一個關於顏色的問題²²⁰／棘手的麻煩事²²²／拉波
薩·鐸·所爾²²³／分形幾何圖形²²⁴

二〇〇九年四月

馬哈默·達維許²²⁸／G²⁰²²⁹／伊基克的聖塔瑪莉亞²³⁰／一只懷錶²³¹／
對於危機的進一步解讀²³³／閱讀²³⁴／拉奎拉²³⁵／波²³⁶／哥倫比亞在藍
札羅特²³⁷／宏偉的騙局²³⁸／和達里歐·弗在一起²³⁹／賣弄²⁴⁰／睡袍
²⁴³／論這樣一幅不可能的肖像²⁴⁴／愛德華多·加萊亞諾²⁴⁹／穿黑衣的男
孩們²⁵¹／記憶²⁵²／豬流感（一）²⁵⁴／豬流感（二）²⁵⁶

二〇〇九年五月

賈維爾·歐提斯²⁶⁰／開除²⁶⁵／班內德提²⁶⁷／論一位聖人²⁶⁸／新的人
²⁷²／書展²⁷⁴／施刑拷打²⁷⁵／勇氣²⁷⁷／腐敗的英國作風²⁷⁹／索菲亞·
甘達利亞²⁸⁰／到底要多久？²⁸²／查理²⁸⁴／詩人與詩作²⁸⁶／一個夢²⁸⁹
／賄賂²⁹⁰／老年人們²⁹²／一朵花的生命週期²⁹⁴／武器²⁹⁶／音樂²⁹⁸
／「清廉」？²⁹⁹／覺醒³⁰²

二〇〇九年六月

阿辛赫鳴的雕像³⁰⁴／馬寇士·安納³⁰⁵／旅程³⁰⁷／世俗主義³⁰⁸／卡洛斯·卡薩瑞斯³¹⁰／那個叫貝魯斯科尼的東西³¹¹／自相矛盾³¹⁴／一個好念頭³¹⁵／為賈梅士所撰寫的墓誌銘³¹⁷／上帝的軀體³¹⁸／米高思³²⁰／納坦雅胡³²²／踏上旅程的大象³²³／在新堡³²⁵／歸返之旅³²⁷／薩斯特里³²⁹
／薩巴托³³¹／型塑（一）³³⁴／型塑（二）³³⁵／黑色西班牙³³⁶／兩年

二〇〇九年七月

奧古斯堤娜³⁴²／翻譯³⁴⁴／評論³⁴⁶／主題是討論他自^口³⁴⁸／卡斯崔河³⁴⁹／頭髮的分邊³⁵⁰／夏季的閱讀³⁵²／院士³⁵³／艾奎里諾³⁵⁴／西薩·維埃拉³⁵⁶／大地的顏色³⁵⁸／移民的故事³⁶⁰／賈爾汀主義³⁶²／月球³⁶⁴／布蘭卡山峰³⁶⁶／五部電影³⁶⁸／「福音書」的章節³⁷⁰／一個男性的問題³⁷³／違反教規的權利³⁷⁴／「可是它的確在動」³⁷⁶／宣誓放棄異端邪說聲明³⁷⁸／艾爾瓦洛·康霍³⁸⁰

二〇〇九年八月

加博³⁸⁴／帕修·多·帕德羅³⁸⁵／阿莫多瓦³⁸⁶／在父親的陰影中（一）³⁸⁸／在父親的陰影中（二）³⁹⁰／葉門³⁹²／非洲³⁹³／這個可能會成為國王的人……³⁹⁶／瓜地馬拉³⁹⁸／尚·紀沃諾⁴⁰⁰／阿克特爾⁴⁰²／卡洛斯·帕瑞德斯⁴⁰³／恰帕斯的血⁴⁰⁴／哀傷⁴⁰⁶／第三位上帝⁴⁰⁶／玩陰的⁴⁰⁷／兩位作家⁴⁰⁹／共和國⁴¹¹／汽化器⁴¹²／珍重再見⁴¹⁴

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張鐵志

若你看得到，就仔細看

若你能仔細看，就好好觀察

這是薩拉馬戈在其小說《盲目》上的一段話。某天當他在改版上市的《切·格瓦拉：革命前的摩托車日記》（*Diario de Rodaje*）的封套上發現這段時，他說，「突然之間，對於迫切恢復視力，對抗盲目，我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洞穿的眼力。我之所以能如此，是不是因為我已經看見了那些書中未被實際寫下的字句？或者，是否因為今天的世界變得更加需要對抗陰暗？我不清楚。但是，若你能看得到，那就好好觀察吧。」

是的，今天的世界更加需要對抗陰暗，因為，這是一個「謊言的年代」。這本書，一個擅長用隱喻與寓言來探索世界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筆記，就是透過直接的批判，要人們張開眼睛去洞察世界，不再盲目。

薩拉馬戈的人生其實就是伴隨著葡萄牙顛簸的政治史，而且文學之外，他也始終以不同方式介入

政治。

一九二六年，薩拉馬戈四歲時，葡萄牙出現軍事政變，成立了獨裁政權。一九三二年，薩拉查（António Salazar）擔任總理，建立起法西斯性質的「新國家」政權。一九七四年四月，康乃馨革命爆發，葡萄牙開啟民主化的道路。

薩拉馬戈的前半生幾乎就是在法西斯主義下度過，他做過許多不同工作，如技師、基層公務員和報紙專欄作家，因此對體制有不同的認識。一九六九年，他加入共產黨，參與這個抵抗法西斯政權最主要的政治力量。

一九七四年康乃馨革命後，左翼軍事政權上台，工人佔領工廠、農民獲得土地，企業也被國有化，薩拉馬戈也被任命為國有報紙的主管。但在新政權的統治下，各種罷工和抗議不斷，內閣不斷更迭，左右派鬥爭激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又爆發一次不成功的政變後，溫和派取得政權，推動新憲法下的首次國會選舉，成立一個採取社會民主路線的新政府。但作為共產黨員的薩拉馬戈因此被報社開除，此時他五十多歲。

薩拉馬戈決定要做專業作家。而他上次出版小說，也是他第一次出版，是二十三歲。他說，「被開除是我生命中最幸運的事情。這個事件讓我停下來思考，開啟了我作為一個作家的新生命。」

然後是一本接一本小說，並且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二〇〇八年九月開始到二〇〇九年八月期間，在太太的鼓勵下，他開始寫部落格，內容是關於他

的朋友，生活感受，以及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這些文章集結成為這本英文書名叫做「筆記」的書。在這一篇篇短小而犀利的篇幅中，我們看到一個強烈人道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如何嚴厲地批評小布希和義大利總理、批評以色列政府（「如果愚蠢會殺人，那麼不會有一個以色列的政客還會在世界上，也不會有任何一個以色列士兵還活著*」）；他也寫他在墨西哥聽馬科斯演講的激動，寫轉型正義、關達那摩監獄、這個世界對女人的壓迫。他甚至批判動物園制度：

如果我能夠，我想關閉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動物園。如果我能夠，我想發布禁令，禁止馬戲團使用動物表演……，比起動物園來，還要更叫人沮喪的，是讓動物在各種荒謬項目中演出的馬戲團秀：穿著裙子的可憐小狗、海豹必須使用牠們的鳍狀肢，表演出鼓掌的動作、馬在繩繩上披著羽毛……。

薩拉馬戈的核心關懷是這個世界是被「組織性的謊言」編織而成的網所覆蓋。他們說我們作為選民是國家的主人，他們說我們做為消費者是市場的主人，但其實我們是被政客和企業所矇騙、操弄、支配。當然做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薩拉馬戈更激烈批評了宗教的謊言。

在他寫作的二〇〇八年，有一個人最能代表謊言的祭司：

如果一定要給小布希這個人的一生給予一項肯定的話，那就是有一項程式，在美國總統、機器人喬治·布希身上運作十分良好：說謊。他曉得他在說謊，他知道我們清楚他正在撒謊；不過，作為一個習慣性的騙徒，即使當最為赤裸裸的真相就擺在他的眼前，他還是會繼續說謊。……身為一位資深榮譽的騙徒，他是騙徒界的高等祭司。……小布希把真相實話從這個世界排除出去，在他的地盤上，現在建立了屬於謊言的繁盛年代。今日的人類社會受到謊言的毒害，這是道德汙染當中，最惡質的一種，在這當中，小布希要負起主要的責任。

的確，還記得小布希說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毀滅武器所以要出兵攻擊嗎？是這個謊言和九一一共同拉開了二十一世紀的血腥之幕。

薩拉馬戈對當代民主的實踐也是充滿了懷疑：

我們錯誤地認知民主便只限定在所謂政黨、國會和政府這些計量的數字與機制的運作，

* 二〇〇二年，他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作為形容為納粹的「大屠殺」，把巴勒斯坦形容為奧許維茲（Auschwitz）集中營，引起巨大爭議。知名的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就說這是一個偉大的小說家在想像力和人性上的巨大缺失。

絲毫不去注意它們的實質內涵，並且放任它們扭曲、濫用選票所賦予它們的位置以及責任。

……讀者們不能將我上一段裡所談的，歸結成說，我反對政黨的存在：我本人是它們當中的一分子。讀者們不該認為我憎惡國會，或者它們的成員……我只是拒絕接受，現行的民主模式，會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裡，唯一一種可行的道路……我們明明就在餵養著這些禍害，卻表現得像是發明了一種萬物通用的萬靈藥方，能夠治癒在這星球上六十億居民的身體與靈魂：服用我們這款民主靈藥，一次十滴，一天三次，你就能永遠歡樂下去。而真相是，真正而且唯一致命的罪孽，就是偽善。

這個對民主的偽善與謊言的批判是左翼思想的根本傳統。薩拉馬戈說的對，我們不能以為政治民主可以脫離經濟與文化的民主而存在，也不能以為現行的民主是唯一的可能。然而，我們也不能像某些左派徹底否定「資產階級民主」而淪為左翼威權統治的辯護者（當前最明顯的就是中國的新左派學者，以批評西方民主來將現行中國的政治模式合理化）。關鍵不是要揚棄現在的自由主義民主（對個人權利的保障、對政治權力的制衡等），而是要不斷深化，因為民主意味著公民能更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更好地控制掌權者，而這都是現行民主模式還需要大幅改革的。

當然，資本主義體制中民主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真正影響公共事務的不是人們選出的政府，而是沒有人民賦與正當性的市場。薩拉馬戈寫下這段非常精采的話：

人民並未選擇能管控市場機制的政府，相反的，是市場在各個層面上，透過政府，把人民交到市場機制的操弄之下。而我如此的談論市場機制，唯一的理由就是在今日，它是特出、統合而唯一的權力，是全球經濟和金融的強權，這種強權並非民主，因為它從未經由人民選舉；這種強權不是民主，因為它從未交由人民統治；而最後，這種強權不屬民主，因為它並未以人民福祉為其目標。

尤其，這些文章的寫作時間正好是金融危機爆發，而這個危機讓過去二十年縱橫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徹底破產。薩拉馬戈毫不留情地批評金融資本家們所犯下的罪惡：「在每一個角度來說，這些正在發生的事情，都是種違反人道的犯罪……我並沒有誇大其詞。種族滅絕、民族文化滅絕、死亡集中營、酷刑、蓄謀刺殺、蓄意引發的飢荒、大規模的汙染、以及透過羞辱來壓迫受害者的認同，違反人道的犯罪並不僅限於此。違反人道的犯罪，也是現下那些金融和經濟霸權，加上美國和它們那些實際上默許犯罪的政府一同共謀，業已冷血地加害於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們。」

二〇〇八年下旬，他更和幾位來自不同國家、抱持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們，簽署了一份共同聲明，宣稱：「『紓困』就意謂著『利益私有化，損失國家化』。這是一個特殊的機會，以有利於社會正義的觀點，來重新規範定義全球經濟體系……，現在紓困的對象，應該是我們，我們公民！而我們應該